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演山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演山集卷三十九

宋 黄裳 撰

疏

天寧節功德疏

龍飛雲從既叶一人之慶聖作物覩咸傾四海之心載

憑碩力之無邊用祝昌期之有永恭惟皇帝陛下聖自

天縱德偕日新嗣寶歷之明昌克繩祖武端小心而寅

畏式享神休虔玆貝葉之誠默贊蘿圖之茂伏願皇帝

陛下明同箕翼闕固岡陵壽一萬春契唐人之歌詠卜三
十世符周歷之綿長臣違遠闕庭承宣海岱莫陪禁從
望八彩于堯堦惟與吏民助三呼于漢嶽

又疏

圓穹為社大開長發之祥寰宇傾心咸薦誕彌之月謹
伸誠悃虔叩寶坊載憑願力之無邊仰祝遐齡之有永
恭惟皇帝陛下運膺千載之會道冠百王之前體天德
而出寧羣生自遂建皇極而守正多福並臻伏願皇帝

陛下卜世之期上天罔極垂衣而治如日之升四海九州永賴一人之有慶南山北斗共申萬壽之無疆

又疏

真仙誕降當立子生商之辰海寓均歡罄封人祝堯之意仰憑慈力申頌壽祺恭惟皇帝陛下撫盈成之期慎于持守躬紹述之孝通于神明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躋斯民于仁壽之域伏願皇帝陛下三靈擁祐十力證知寶祚彌昌丕圖永固松筠共茂前膺睿筭之無窮日月

齊明更祝後天之難老

又疏

大覺寶文潛結無窮之妙果長生秘錄密藏不測之殊因讚發歡忭誦通懇惻達神明而有感建功德之無為以奉一人其延萬歲伏願皇帝陛下大受海納大明日昇道成性以存存德宜民而顯顯是故不滅者佛以維以持不墮者仙以引以翼豈惟三十之盛世況逢千一之至人斗下靈樞夜鶩雷繞林中閶闔曉伴仙呼既獲

證明當能保祐

聖節功德疏

四海傾心祗俟生商之旦萬齡獻壽兢形歸舜之歌默資道力之無邊顯贊帝圖之有永以聖繼聖既新又新恭惟皇帝陛下德冠百王運膺千載建皇極而守正衆福同歸體天德以出寧群生自遂紹述之孝感通神明持守之能跨越今古宜享群真之致祐更冀諸天之證知

同天節功德疏

帝既生商天方輿啟聖母彌月出應四方之緣火權盛時來乘千載之運天日之表神明之容何福不膺有生皆遂裳等荷覆載無私之德含尊親罔極之恩頑憑大覺之勝因庶贊至仁之遐筭祗行百拜之禮近祝南山歡捧萬年之觴遐瞻北極

聖節開啟疏右語

右臣等伏以圓穹薦祉大開長發之祥寰宇傾心咸薦誕彌之日敬申誠悃虔叩寶坊載憑頑力之無邊仰祝

遐齡之有永恭惟皇帝陛下運膺千載之會道冠百王之前體天德而出寧羣生自遂建皇極而守正多福並臻伏願皇帝陛下卜世之期上天罔極垂衣而治如日之昇四海九州永賴一人之有慶南山北斗共期萬壽之無疆

忠獻令公功德疏

岳神何往一歸丹府以難尋櫪馬既鳴三對薰風而有感因屆外除之日用伸中動之情伏惟某官十載鈞衡

人受其賜兩朝勲策天與之符令德可稱曰韓曰范靈

氣所盈匪甫匪申志輕華衮之榮體勝丘山之重儒生

感舊誰求請畢之言虜主追亡應展窺圖之像

真如開堂疏

佛祖悟命機之妙而神氣精為之根修性德之要而定

慧覺為之本及其根本已混非有非無體用既冥無内

無外弗在言句是為如來掃鬼窟之生涯震雷門之聲

韻以謂客塵之中誰可出世教法之外別當授人隠惻

羣迷乃垂禪學于萬世收藏獨見且演性宗于一門法身固出于色身覺海亦資于學海其舉十二時之日用以開三千界之管窺庶幾悟真而自成何乃執幻而獨是若云師吼未離精魂雖脫輪迴猶是意識輙擬大成以小解方悲上德之下衰故須舉知聊用援溺某人長老東林之賢嗣南禪之後遊雲行四方心迹任道壁立萬仞機鋒向人乃舉上乘之妙緣況在中齋之勝境用率士民之衆冀承道義之尊願行接引以敷揚庶使依

歸而承聽

東禪開堂疏

西來祖意直指人心南學禪宗正傳法眼去古滋遠當仁愈難爭推作者家風罕識本來面目欲悟大衆必求智慧之師要鎮名山宜得孤高之士直覺禪師學造微妙行歸靜深衆所共推身難獨善況東禪之勝境乃長樂之雄藍宜徇輿情遠臨祖席行雲出岫本自信于無心流水盈科亦隨緣而有利勉乘杯渡來震雷音上酬

詔旨之恩仰祝聖君之壽

西峯開堂疏

迦葉拈花世尊為之啟齒寒山撫掌拾得于焉點頭不落言詮自超正覺厥後支分派別想變體殊坐斷聖凡猶滯半途之趣雙行棒喝親獲向上之機謂之宗風名曰出世允能上人談鋒頓悟戒迹孤高印可世于芳公禪師衣受度于圓照大士維長樂之精刹矧西峯之上藍實古道場久虛法席衆望所屬當仁勿辭即期象駕

之進途無慮螳螂之拒轍敷揚祖意上報國恩

廣因開堂疏

萬物本無靜根衆生皆有覺性迷從多劫歷幾何沙悟在片言一彈指頃無諸樂境廣因淨緣祥公上人以心傳心是法非法欲引無邊性海悉趨不二法源莫開方便門旨指圓通路今日之意諸祖同風無盡香焚四衆圍繞第一義諦請師舉揚

盧山開堂疏

談禪之士或有言而見掃遽云邊畔之末超或以無言
而見啞輒謂機鋒之不峻既蹈聲聞之一曲遂淪空色
之兩途不知言則道之用行而體不全默則道之體立
而用不顯語默動靜不當偏廢體用有無未常相離云
云者汗漫乎有鄉寂寂者莽蕩乎無境雖悟精魂之具
足弗思金鑛之交加秘密未聞安用磨塼而作鏡塵凡
不濯莫知消鑛以為金執意會以為圓通認性見以為
究竟惟恃十談之轉影寧窺千聖之通神流落頑空徒

回活計孰悟大道獨闢上人建一物之渾淪應知人望度九年之還返靜與天行有處常無默時尤説大塊噫氣天籟俄聞小樸含空須彌安在斯道將振何人可承份師長老受言如愚知性若現已脱方中之習更膺敎外之傳付以名山棲諸初地江湖離世將為船子之棲真鐘鼓升堂且作封人之祝聖

淨土開堂疏

西意既來南禪遂振其敎有内外其法有顯藏由禪而

出以應物則轉換風力枝派章句此敎中之事乃法之緒餘由禪而入以立道則絶滅緣念掃除言說此敎外之事乃法之本根然而内外一貫精粗兩途坐禪而立道者希談禪而應物者衆以有機鋒為事業以無脱縛為真如未暇真修秖云徃見徒矜轉影之十說莫悟隨方之一珠内外弗明精麄尚惑某人長老祖師之後嗣真人之遠孫掛錫閩山德名獨著傳衣吳鄙道室重開常聞堂上之雷鳴弗作穴中之狐嘯天香一縷仰戴宸恩

家慶千祥旁歸郡政其勤朝暮之修以副崇甲之頎

堅尼師開堂疏

心獨為宗包羅萬象人誰作佛接引羣生實性乃佛性之源空身即法身之樸修證者寡類落頑空汚染者多辛況幻色況彼女者在兹世間難向道超易隨物轉幸蒙睿旨特建叢林揀擇高明發揮微妙學無上道得比丘尼堅師長老禀秀閩山棲真吳地悟禪談而宿契滅愛緣而再來非陰非陽僧尼莫辨是空是色世佛何殊

豈在人乎本來自爾應物以此捨師而誰萬壽報恩勤
引天香之一篆十談轉影潛開佛印之三乘當與證明
預聞舉唱

演山集卷二十九

演山集卷三十

宋 黄裳 撰

詞

桂枝香

人煙一簇正寄演客飛昇翠微麓樓閣參差下瞰水天紅緑腰間劒去人安在記千年寸陰何速山趨三岸潭吞二水歲豐人足

是處有雕欄送目更無限笙歌芳醖初熟休詫滕王看

處落霞孤鶩雨中尤愛煙波上見漁舟來去相逐數聲
歌向蘆花還疑是湘靈曲

又

挿雲翠壁為送目入遥空見山色金鼎丹成去也晉朝
高客百花巖下遺孫在賦何人離塵風骨翠微緣近希
夷志遠洞天蹤跡

近劍有為龍信息怪潭上靈光雷電相擊尤好風波乍
霽鷺汀斜日倚欄白盡行人鬢但沉沉羣岫凝碧利名

休事蠅頭飛舸送君南北

新荷葉

落日銜山行雲載雨俄鳴一頃新荷坐間疑是秋聲煙波醉客見快哉風惱娉婷香和清點為人吹在衣襟珠珮歡言放船且向前汀緑傘紅幢自從天漢相迎飛鷗獨落蘆邊對幾朶繁英侑觴人唱乍聞應似湘靈

漁家傲

通一月而泛詠已侑金巵辨四時而各言未勞檀

板晦朔乃取于盈闕寒暑蓋資其往來舉動息而忙者閒觀光臺上衆景生而悲者笑窺影盃中飲闌夢覺則斜月得其情望重意新則初月致其事是宜拄有六義離為七章盡入歌聲共資一笑

春月

多幸春來雲雨少且敎月與花相照清色真香庭院悄前事杳還嗟此景何時了

莫道難逢開口笑夜遊須趁人年少光泛雕欄寒料峭

迂步遶不勞秉燭壺天曉

夏月

汗漫金華寒委地火雲散盡奇峯勢紈扇團圓休與比

秋可喜恩情不怕涼飈至

夢冷魂高何處寄琉璃砌上籠人睡逃暑廣寒宮似水

緣有累乘風却下人間世

秋月

人在月中霄漢遠仙槎乘得秋風便寒信已歸砧上練

衣未翦踈窻空引相思怨

須信嬋娟尤有戀輕飛葉上清光轉寒菊枝頭龍婉孌

人初宴新粧更學鉛華淺

中秋月

三月秋光今夜半一年人愛今回滿莫放笙歌容易散

須同翫姮娥解笑人無伴

抱盡金精來碧漢醉吟莫作尋常看已過中天歡未斷

還同嘆時情已向明朝換

冬月

風入金波凝不住玉樓閒倚誰飛舉霜艷雪光來競素風辨處獨垂餘意窺庭户

强薄羅衣催玉步美人為我當樽舞醉到春來能幾度愁今古月華不去年華去

新月

古今庚生初皎皎珠簾鈎上華堂曉十二欄杆多窈窕粧欲妙玉篦偷學娥眉小

擾擾時人隨兔走十分皆望菱花照瑞莢莫嫌生得少圓未了已圓却恐佳期窅

斜月

已送清歌歸去後東南樓上人聲悄冷落尤臨絃上調歡意少空將萬感收殘照窻外劍光初出鞘斜窺夢斷人年少未到蓋棺心未了塵慮擾𩀱眸竟入扶桑曉

永遇樂　　　　　　劉雪

朝靄藏暉客袍驚煖天巧無意杳杳誰知包含造化忽作人間瑞皃童歡笑忙來花下便飲九春和氣急拏舟高人乘興江天助我幽思繽紛似翦崢嶸如畫莫道冬容憔悴恍象含空塵無一點疑在天宫裏酒樓酣宴茶軒清翫且待桂華來至有餘光明年待看明紅暗翠

又　冬日席上

天接重雲月臨殘臘時有幽意化作瑶池紛紛戲蝶一

色非人世無情征鴈乘風南向悵望有情難寄暖鶯梅先傳芳信夜來萬寳春至

中齊勝境東藩和氣自有名園佳麗一夢休嗟三千好容何處尋珠履小堂人静樽前清晝好惜歲華如逝管絃中金盃更勸朱顔皓齒

驀山溪　臘日遊堯山

春前信息到處歡聲滿旌旆出西郊擁笙歌嬋娟兩畔東巡事往空有雪中山仙馭悄古風閟謾動人吟嘆

天邊身世況值重華旦擊壤訪遺民想如雪望中不斷功名休論齊楚共唐虞開口笑插花歸更候清秋晚

喜朝天

雪雲濃送愁思衾寒更怯霜風惹起離恨爲光陰惱人意無窮誰省年華屢換漸作箇浮生玉髯翁休易感新醅泛蟻且共時同

相逢笑語相契況駕言遊處山東齊宮寂寞時候自有皓景粉澤冬容先頓麗人期約痛賞候花開洛城紅三

十日回頭過盡喜對春工

錦堂春　　詠雪

天女多情梨花碎翦人間贈與多才漸瑤池瀲灩粉翅徘徊面旋不禁風力背人飛去還來最清虛好處遥度幽香不掩寒梅

歲華多幸呈瑞泛寒光一樣仙子樓臺雖喜朱顔可照時更相催細認沙汀鷺下静看煙渚潮回遣青娥趂拍鬬獻輕盈且更傳盃

霜葉飛　冬日閒宴

誰能留得年華住韶華今在何處萬林飛盡但驚天象半空無數望消息霜催鴈過佳人愁起雲垂暮就繡幕紅爐去金鴨時飄異香柳腰人舞

休道行且分飛共樂還一歲見景長是歡聚大來芳意既與名園是花為主翠娥說樽前笑語來年管取人如故向寂寞中先喜俄頃飛瓊化成寰宇

水龍吟　方外述懷

五城中鎖竒書世間睡裏無人喚家家自有月中丹桂
朱衣仙子能駐光陰解留顏鬢引君霄漢便西歸休夢
華胥國約無限煙霞伴
誰是採真高士幻中尋取元非幻時人不為玉峯三秀
塵緣難斷莫説英雄萬端愁緒夕陽孤館到流年過盡
韶華去了起浮生嘆

蝶戀花　　牡丹

每到花開春已暮況是人生難得長懽聚一日一遊能

幾度看看背我堂堂去
蝶亂蜂忙紅粉妬醉眼吟情且與花為主雪怨雲愁無
問處芳心待向誰分付
又
興到濃時春不住昨夜雕欄放了花無數談笑忽邀吟
醉侶青娥也合隨軒去
媚恐情生嬌恐妬今日開罇多幸無風雨休唱宴瓊林
一句來年花共人何處

又

東湖

南北兩山驕欲鬬中有漣漪莫道壺山小落落情懷臨縹緲駕言來處鈴齋悄

行到桃溪花解笑人面相逢競好窺寒照醉步欹斜西日少歡聲猶唱多情調

又

高下亭臺山水境兩畔清輝中有垂楊徑鷺點前汀供雪景花乘流水傳春信

不醉無歸先說定醉待言歸又被風吹醒月下壺天遊

未盡廣寒宮是波中影

又

杳杳晴虛寒漫漫放下塵勞相共遊銀漢便入醉鄉休

浩歎神仙只在雲門館

飲興偏宜流水畔時有紅蕖落在黃金盞鷺未忘機移

別岸畫船更上前汀看

又

水鑑中看猶未老乘輿琴舟更向湘江道俯仰太虛都一箇九春風思誰吟到

閒上釣臺雲外坐待得金鱗始放芳樽倒醉後言歸猶更早素纖有數君須道

喜遷鶯　表海亭冬日閒宴

雕欄閒倚瑞雪霽澣出人間金碧下想名園芳心多少欲占九州顔色洞開路入丹漢自是神仙真宅寒吟外看歛雲無雪光陰難得

誰共懷古意東海一老居易頭垂白自此英雄功名相繼空有寂寞遺跡聖賢電拂休笑離合許多賓客使君樂與人同且對雲門斜日

宴瓊林　木香

紅紫趁春闌獨萬簇瓊英猶未開罷問誰共綠幄宴羣真皓雪肌膚相亞華堂路小橋邊向晴陰一架爲香清把作寒梅看喜風來偏惹

莫笑因緣見景跨春空榮稱亭榭助巧笑曉粧如畫有

花鈿堪借新醅泛寒冰幾點搼今日醉猶飛鞏翠羅帷中卧蟾光碎何須待還舍

宴春臺　初夏宴芙蓉堂

夏景舒長麥天清潤高低萬木成陰曉意寒輕一聲未放蟬吟但聞鶯友同音醼華堂綠水中心芙蓉都沒紅粧信息終待重尋

清泠相照邂逅俱歡翠娥擁我芳醖强斟笙歌引步登臨更向遥岑卧影沉沉自風來與客披襟縱更深歸來洞

府紅燭如林

演山集卷三十

演山集卷三十一

宋 黄裳 撰

詞

雨霖鈴 送客還浙東

天南遊客甚而今却送君南國薫風萬里無限吟蟬暗續離情如織秣馬脂車去即去多少人惜為惠愛煙慘雲山送雨城愁作行色

飛帆過浙西封城到秋深且艤荷花澤就船買得鱸鱖

新穀破雪堆香粒此興誰同須記東秦有客相憶願聽了一闋歌聲醉倒拚今日

桂枝香 重陽

醱醅初熟䝉看九日西風弄寒菊姝子新粧向曉淡黄千簇清香閙處君須住摻盈頭醉鄉相逐馬臺歡笑龍山縱逸佳話重續

共盡日登臨未足更休問明年浮世榮辱難得良辰鬢髮見秋猶緑且邀月炤金樽上近人寒如對飛瀑宴歸

還趁人來茱萸佩垂紅玉

喜遷鶯　端午泛湖

梅霖初歇乍絳欒海榴爭開時節角黍包金香蒲切玉
是處玳筵羅列鬬巧盡輸年少玉腕綵絲雙結艤綵舫
看龍舟兩兩波心齊發
奇絕難畫處激起浪花飛作湖間雪畫鼓喧雷紅旗閃
電奪罷錦標方徹望中水天日暮猶見朱簾高揭歸棹
晚載荷花十里一鈎新月

洞仙歌　暑中

亂蟬何事冒暑吟如訴斷續聲中為誰苦陣雲行碧落舒卷光陰秋意爽俄作晴空驟雨

明珠無限數都在荷花疑是星河對庭戶莫負晝如年况有清樽披襟坐水風來處信美景良辰自古難幷既不遇多才豈能懽聚

又

香無風色腸斷蓮花信水鑑雲垂數峯影向勞生苦寒

暑煎人爭不老空想秋堂夜靜

玉姬揮皓月時送徵涼莫吝金巵爲伊盡柳下夕陽收傍水重遊花茵上雪回襟冷階避暑天機自有竒人但且對湖光世間誰醒

又

世間言笑天上誰歡聚河漢涵秋靜無暑望丹霄杳杳雲幄開緣會遠空引時情萬縷

綵樓人送目今夕無雙巧在靈絲暗相許爽氣御西風

衆樂難尋乘槎看鵲橋初渡過幾刻良時早已分飛向月下何辭十分苦醑

八聲甘州　初秋

化工多事了却收天巧都與西風數峯雲如掃間垂六幕初見秋容昨夜煩襟頓釋一雨洗遥空偏有銀蟾好千里人同

引起遊人多感為静中景色悲思無窮傍雕欄懷古誰問紫元翁也難逢金華時候又豈知幽會水精宫塵緣

滿指煙霞去多在江東

滿庭芳　　詠浮橋

瓊館煙輕銀河風細玉橋雲鎖方開曉虹千丈宛轉下天來人在水精宮裏行樂處錦繡成堆仍相問人間天上何處有蓬萊

徘徊追往事征南巧架傳野懷才謾石驅東海沙合龍臺好是樂成初宴紅牙碎聲隱晴雷江天晚遊人未散莫教隼旟回

宴瓊林　上元

霜月和銀燈乍送目樓臺星漢高下愛東風已暖綺羅香競走去來車馬紅蓮萬斛開盡處長安一夜少年郎兩兩桃花面有餘光相借

因甚靈山在此是何人能運神化對景便作神仙會恐雲軿且駕思曾侍龍樓俯覽笑聲遠洞天飛筆向東來猶幸時如故羣芳未鬧謝

又　東湖春日

遽煖閒俄寒妙用向園林難問春意萬般聲與色自聞雷便作浮華人世紅嬌翠軟誰頓悟天機此理似韶容可駐無人會且忘言閒醉

當度仙家長日向人閒閒看佳麗念遠處有東風在夢悠悠往事桃溪近幽香遠遠謾凝望落花流水桂華中珠珮隨軒去還從賣花市

又　牡丹

已覽遍韶容最後有花王芳信來報魏妃天與色擁姚

黄去賞十洲仙島東君到此緣貫盡天機亦老為嬌多只恐能言笑惹風流煩惱莫道兩都迥出倩多才吟看誰好為我榛有如花面說良辰欲過須勤向雕欄秉燭更休管夕陽芳草算來年花共人何處金樽為花倒

滿江紅　東湖觀蓮

緑蓋紛紛多少箇雲霄仙子應是有瑶池盛會靘粧臨水無柰輕盈風信急瑞香亂翠紅相倚誰共吟此景竹

林人桃溪士

時雨過明珠細朝霧染香腮膩輕舟破幽徑煩襟都洗

第一朶須尋華池景壽觴邊偶得龜千歲乘輿瀉雲液

落新荷休辭醉

減字木蘭花　　競渡

紅旗高舉飛出深深楊柳渚鼓擊春雷直破煙波遠遠

回歡聲震地驚退萬人爭戰氣金碧樓西銜得錦標第

一歸

瑶池月　　雲山行

紫元翁一日公餘危坐寂寥幽懷逸思偶往雲山煙波之間想見其為樂也因作雲山煙波二行歌之以瑶池月精嚴禪老請刻之石乃書以遺之

微塵濯盡棲真處羣山排在雲漢青盤翠躍掩映平林寒澗流水急數片桃花逝自有留春仙館秦漁問前朝換盧郎待今生滿誰伴元翁笑語相從未晚

更安得世味堪翫道未立身猶是幻浮生一梭過夢回

人散卧松庵當會靈源現萬象無中須看乾坤鼎隂陽炭𤩽枝秀金丸爛何患朝元事往孤雲難管

又　　　　　　　　　　煙波行

扁舟寓輿江湖上無人知道名姓忘機對景咫尺羣鷗相認煙雨急一片篷聲碎醉眼看山還醒晴雲斷狂風信寒蟾倒遠山影誰聽横琴數曲瑶池夜冷

這些子名利休問況是物都歸幻境須臾百年夢去來無定向嬋娟留住青春笑世上風流多病兼葭渚芙蓉

徑放侯印趂漁艇爭甚須知九鼎金砂知聖

蝶戀花　月詞

伏以合歡開宴奉樂國之賓朋對景攄懷待良時之風月此者偶屆三五幸逢四弃六幕星稀萬𣟄風細天發金精之含蓄地揚銀色之光華遠近萬情若知而莫詰滿虛一色可攬以堆將是故無累而翫之者喜樂之心生不足而對之者悲傷之態作感羣動以無意涵長空而不流對坐北堂方入陸

生之牖共離南館便登韓子之臺願歌三五之清

輝誓倒十千之芳醞

忽破黄昏還太素寒浸樓臺縹緲非煙霧江上分明星

漢路金銀閃閃神仙府

影卧清光隨我舞邂逅三人只願長相聚今月亭亭曾

照古古人問月今何處

又

滿到十分人望盡仙桂無根到處留光景聽我樽前歡

未竟金巵已弄寒蟾影
銀色界中風色定散了浮雲寶匣初開鏡歸去不須紅
燭引天邊自與人相趁
又
古往今來忙裏過今古清光静照人行道難似素娥長
見好見頻只是催人老
欲駐征輪無計那世上多情却被無情惱夜夜烏飛誰
識破滿頭空恨霜華早

又

娥落盞中如有戀盞未乾時還見霜娥現說向翠鬟斟莫淺慇懃此意應相勸

光景尤宜年少面千里同看不與人同怨席上笑歌身更健良時只願長相見

又

千二百回圓未半人世悲歡此景長相伴行到身邊瓊步款金船載酒銀河畔

誰爲别來音信斷那更蟾光一點窺孤館静送忘言愁

一段會須莫放笙歌散

又

人逐金烏忙到夜不見金烏方見人閒暇天漢似來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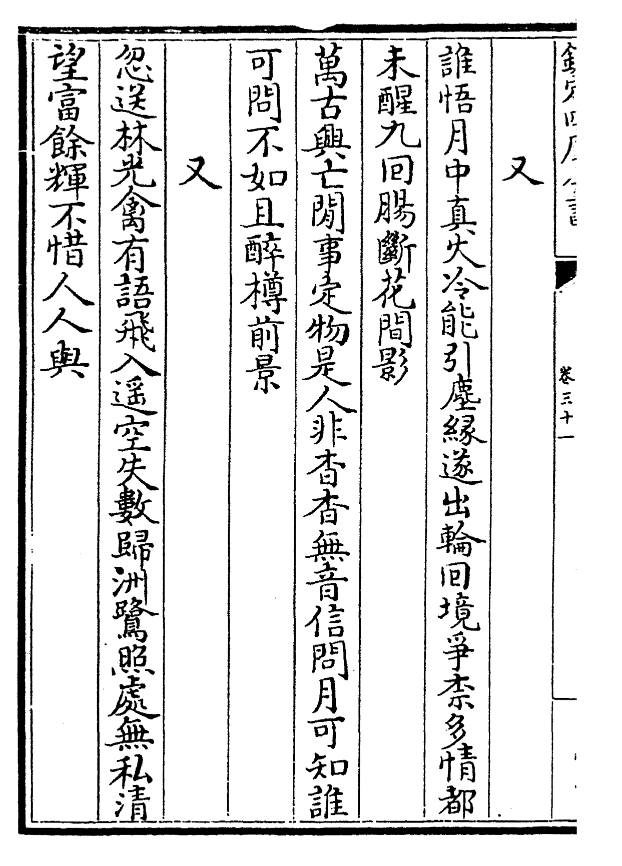
畔瀉須知閒暇歡無價

銀色滿身誰可畫兩腋風生爽氣駸駸馬待入蟾宫偷

造化姮娥已許仙方借

勸酒致語

適來已陳十二短章輙歌三五盛景纍纍清韻尚
慙梁上之飛塵抑抑佳賓須作鄉中之醉客同樂
當勤于今夕相從或繫于他年更賦幽情再聲佳
詠
萬籟無聲天地靜清抱朱絃不愧丹霄鏡照到林梢風
有信抬頭疑是梅花嶺
萬感只應閒對景獨倚危欄擾擾人初定吟不盡中愁
不盡溪山千古沉沉影



又

誰悟月中真火冷能引塵緣遂出輪回境爭柰多情都未醒九回腸斷花間影

萬古興亡閑事定物是人非杳杳無音信問月可知誰可問不如且醉樽前景

又

忽送林光禽有語飛入遥空失數歸洲鷺照處無私清望富餘輝不惜人人與

玉繩欲到中天路且待飛觴緩緩移瓊步花下影圓良夜午東南樓上還相顧

又

一望瑶華初委地更約幽人共賞巖邊翠試把方諸聊與試無情爭得無中淚飛瀑恐從星漢至漸向宵筵但覺寒如水自愛一輪方得意輕隨箕斗還成累

青門引　社日遊雲門

鴻落寒濵燕辭幽館丙戌萬室蟫眉人少自古雲齊洞門何處南望數峯秋曉千騎旌麾遠去尋真忙中心了佩聲盤入煙霞絶頂誰聞歡笑

當侯青童相報因待訪仙人長生微妙置俎爭來四鄉宴社且看翠圓紅遶似可搁青漢到北扉兩城斜照醉翁回首丹臺夢覺鈞天聲杳

滿路花　和秋風吹渭水

乾坤生古意草木起秋聲移人名利境夢中驚便尋靈

寶鳳髓與龜精家報黄芽就紫府門開道情有箇鶯鶯

問歸舍楚山青卧影水天明松庵誰笑話見還嬰鶴歸

日落聚雨忘情好笑人癡處白頭青塚世間猶説醒醒

演山集卷三十一

演山集卷三十二

宋 黄裳 撰

挽辭

神宗皇帝挽辭

奔逸三王後憂勤七閏間生靈千載會造化一朝間空致盤中露應尋海上山鳳凰人恐到不趁御龍還

一息捐朝野春秋日正中月明宫怨滿天逺世縁空勇智貽王業文章紹帝風生民瞻不及終日向遺弓

集英春又到閙了萬年觴曉鼓催攢殿悲風助挽郎帝符歸有道仙仗去無方誰念頻回首諸生淚兩行諸生迎駕

監前屢回天顧

圖治心方壯追班世忽非鼎中龍蜿蜒陵上栢依依物外音何悄人間夢亦稀少陽來侍宴天意已知微甲子秋宴

集英神宗皇太子

忽自明庭去風高帝所寒有期修玉檢無處覔仙丹與子基圖遠開天數度寛錦幖何以報空展賜詩看

哲宗皇帝挽辭

忽追班入未央宫急問宸遊早御風流俗豈知塵念斷故嬪休嘆愛縁空還元精爽留天下復土聲靈在虜中來自武夷歸去否幔亭閒說好如嵩

數行空下侍臣班十六回春一夢闌天意預形傳國璽人生難望返魂丹銀河寂寂星垣暗金闕冥冥羽衛寒月色滿宫誰悵望春來無處接回鑾

何事騎龍不可攀衣冠空自在人寰詔遺夷夏秋容動

言付公卿玉几閒能使抱弓號百姓豈勞求藥問三山
元符事業誰相似兩漢須看鳳露閒

欽慈憲肅皇太后辭

懿範存遺詒香塵守澣衣中天扶日上西邸引龍歸方
慰人寰望那知輦路非仁恩和夜月千古在慈闈
相門隂德遠天妹儷周文還政前期速求賢内助勤仙
丹猶訪道金闕已乘雲紫極空回首虞號慘日曛
聽斷簾方捲遺留事已傳繼承知有後建立許誰先救

粹趨中道論功列上仙九重空怨慕霜露鳳臺前

欽慈皇后挽辭

夢中懷日有誰知莫恨真人下降遲會合裕陵同祔處二陵同行陪祔因緣潛邸獨飛時九霄重引真仙仗四海初傳大母儀悵望鳳臺山下去東郊無計上金卮臣曾兩詣東郊獻酌

平日未霑天下養芳春先棄域中遊昔從內令任思順令起東殲舜解憂衣在果聞成赭色書存喜見動銀鈎恭承欽慈尤長于文墨

懿闈故事誰攀得再幸仁皇御九州章懿陵園

步數今用其故事

已傳龍德與承休果在丹臺不可留新冊却埋千古玉舊恩重起六宮秋尊開園步松雲遠榮到支陵雨露憂三十六宮休說恨誰知先作裕陵遊

曾魯公挽辭

曾侍前星在玉霄兢為元老立清朝重遊西府羈羣虜危坐東臺鑒庶僚擾擾萬緣留事業悠悠千載想風標傳家已有蓬萊客何患于門到寂寥

王岐公挽辭

世事今朝了天閽昨夜開自當騎鶴去誰更作霖來堯前夢跨白鶴上天寶座扶初日靈光落上台管絃空悵望重蓋幾時回

貳車登第日秉軸盖棺時未掩西陵土先埋上相碑白麻人已化黃壤客空悲歲晚林間趣歸侯想恨遲

鼎味難求和龍髯忽許攀應隨先帝仗已立太師班人散沙堤悄恩收客館閑風神嚴兢秀千古畫圖間

富貴風波靜文章態度清有緣登相府無日出都城彝

鼎彝行止金珠照死生百年留不住廣阜暮煙橫

秦國夫人挽辭

三封皆大國三更封號一子已重金位列西樞重春歸寸草深榮華緣忽斷寂寞路難尋愁入韋溝境回頭月滿林

偕老人惆悵秋深鴈獨哀西風何處問北首幾時回白日晞朝露黃埃掩夜臺已辭班第一內殿不須催夫人常為命婦班首

慰使來三殿澆觴走百官送行千乘富歸宿萬家寬自

今騰空往誰能入定觀曉堂終不見誰展佛書看夫人素嗜佛書

安康郡夫人挽辭

未滿中身壽尤虛大國封德明埋玉篆魂冷卧銀龍上以銀水龍腦賜歛滻水恨涵月秋風悲入松塵褰應不住無處訪遺蹤

俄拋中饋世緣空君子休悲老未同不負大寧身後計道山人出凱風中大寧郡夫人安康之女兄方其疾篤以今秘閣學士為託

堂堂歸處魏公家纔飾笄珈日未斜萬里數聲留不得
豐安松下早聞鴉
郭將軍挽辭
新里秋聲不忍聞黄埃千古宋將軍東兵二百今何在
猶有西人想似雲
赳赳汾陽十世孫胷中奇業與誰論蓋棺雖愧淩煙閣
猶有蕃豪說舊恩
佛書看盡更何憂不怨生前未是侯日到中天春夢斷

御風歸去玉華秋

碩學正挽辭

行人緣斷絶弔客淚縱横白髪雙親重青衫一命輕仙丹誰際會禪頌自分明去住無尋處今生與後生

夫人陳氏挽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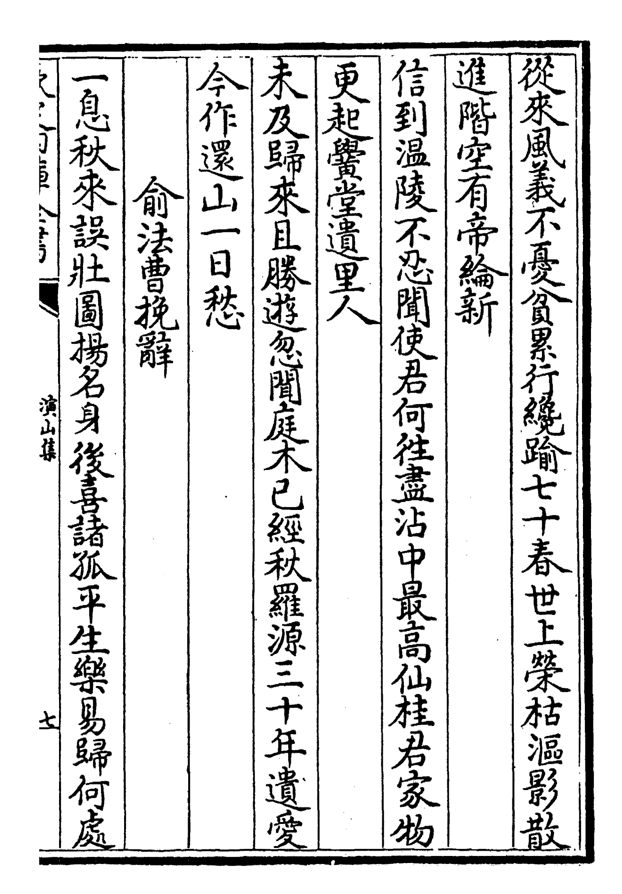
曉來悲接夜來歡安不人驚夢不還已御翔鸞天上去委形空寄古樓山

寶奩人去月空寒百歳榮華忽盖棺萬葉遺經香一篆

日華簾下與誰看
北堂旁立兩青衫六十春風愜笑談追遠亭前思不見
怨隨霜露滿山南

陳朝議挽辭

簫鼓聲中遠遠歸只因千里有庭闈彭城君在今休望
黄髮樽前看綵衣
六擁旌麾一夢闌陳公橋上小裳閒掛冠桑梓情尤厚
誰愧遺形葬客山



從來風義不憂貧累行纔踰七十春世上榮枯漚影散
進階空有帝綸新

信到溫陵不忍聞使君何往盡沾巾最高仙桂君家物
更起黌堂遺里人

未及歸來且勝遊忽聞庭木已經秋羅源三十年遺愛
今作還山一日愁

俞法曹挽辭

一息秋來誤壯圖揚名身後喜諸孤平生樂易歸何處

恐逐清風落有無

罇前故舊歎尤少世上光陰惜未終去歲書來曾說夢攀龍應御九天風

陳達璧母氏恭人挽辭

百度韶華少一年有誰堂上可爭先錦衣養志歸來早報了春暉已獨賢

眼明身健莫扶持遽向華堂看綵衣已共月明無認處孝思休踴蓋棺時

方彥穭母安仁縣太君黄氏挽辭

文科名峻歸寧日卿部官高致養時罔極是恩誰報得更緣霜露有餘悲

八十三年婦德成綵衣歡笑過浮生含虛臺上尋仙侶瀨口愁人月自明

來處緣應異歸時壽已稀校雠孫繼子無限是春暉

數終還是福道盡更何言子到康民處方知鞠育恩

壽安太君挽辭

榮知隨養去恨向盖棺歸故里三千遠浮生七十稀壽安享年六十有七曉臺空匣鑑秋露謾沾衣相伴勤田上殘蟾與夕暉

章銀青挽辭

八十六年盡竈中丹未成貳車歸去勇公自通判棄官還辟穀老來清寂寂水天境公葬雲上悠悠春露情揚名尤有子身後許誰爭

悼張公實

六十三年素自知人生如此更何疑公實與子會于京師自推其數六十三歲過則行七十年果卒于六十三

調該常為供狂笑騷雅偏能斵小詩悼子杳冥歸徃路悔予輕易别離時水雲村記相期事雖到家山已恨遲水雲村記與公實為方外之約也

悼陳伯修殿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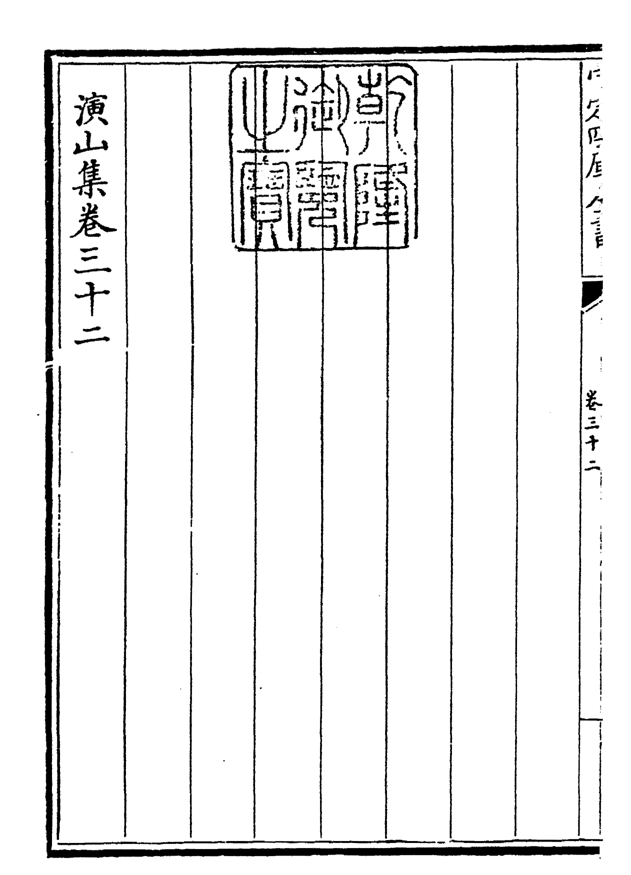
塵勞常共笑怱遽怱相違已失重歸約應無再見時短長前事定來去幾人知陰籍更何累惟餘身後悲喜從楊子過江湄惹起浮生一段悲不見武林吟笑侶

卻來京口看銘詩
少年科第少能攀未及登庸夢已闌豈意蓋棺尤有地
于飛同在戲魚山
悼陳先之博士
五行纔悟已忘筌妙旨知誰更得傳夢幻去時無別苦
旌幢歸處有前緣寂寥月伴松楸室悽愴人逢雨露天
尚記辱書來見報春回寒谷未踰年
悼李丞議

去後家山宴未闌已聞忙盖旅中棺幾多言笑情先斷此小窮通夢已殘友愛方嗟離别易子賢休恤繼承難曾相從處應留恨未結松庵棄外觀予南還焚掃適潛夫待次鄉里相從臺敦予被旨薦已知以潛夫應詔未幾潛夫被召次撫州予在親識宴集中忽聞其訃

哭陳商老

浮雲前事定壯志此生休夢冷水中月文高天上樓李白捕水中月而往冥冥誰造物袞袞自封侯南國一絨破西風雙淚流



演山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演山集卷三十三至三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謄録舉人臣曹夢齡

演山集卷三十三　　　　宋　黄裳　撰

墓誌銘

中散大夫林公墓誌銘

公諱積字功濟其先比干之後莫知其所由來唐末避巢冦之亂走延平白泉山中遂世家尤溪曽祖曰扶祖仁就考商不仕商累贈中大夫慶歷六年公舉進士中乙科尤溪未常有仕進者自公倡之後遂有人始爲循

州軍事判官縣解强盜五十人公再訊得其情坐罪而縣者三十餘人其他釋失憲司意欲薦公而罷公曰吾失一薦而得生者五十人復何憾哉改大理寺丞知湖州安吉縣被誘坐出謀殺罷官爲通州監稅知吉州安福縣改殿中丞安福江西之劇邑而折訟日數百紙不下吏無留獄邑子弟少向學公召其父兄開諭義方建學以延之用是有登第者道士張嗣宗率其徒由龍虎山而來自稱漢師君二十六代孫持銅印出符籙其文

曰陽平治都功印所至風從有欲必得公探其偽而治之案後漢劉焉及魏志張魯傳以弊其獄言自東漢張陵作符書惑百姓謂之米賊陵傳之衡衡傳之魯漢道既衰而邪説鬼道横行于天下力不能討故魯據漢川垂三十年有曹操之强然後委質操斬衡于陽平關則所謂陽平治都功印乃賊物耳以為能與吾民却禍而邀福不亦妄乎而况方今天下有道豈容漢末所不能制之妖賊亂民罔上與吾政事相為利害者耶于是力

究其弊奏毁印廢恩例勢要或為之地莫能救江左妖
學遂熄知真州六合縣為橋梁以濟人新孔子廟以延
學者開陂塘三十六以興溜洩灌漑之利有以權勢來
求田者公執而不與抱恨而去自是見知于王荆公常
誌其能改太常博士赴闕荆公是時方知制誥相遇于
道從者告言太博避馬于道側荆公揖曰豈非為六合
太博乎公曰然荆公喜揖之曰誌公之能久矣請訪于
私舍公卒不及往然而荆公常稱之用覃恩改屯田員

外郎繼改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表賜其父久之二親
懷歸鬱鬱不樂公謂今日之仕為吾親耳而親不樂焉
用仕哉乞監邵武軍稅以便其養得請監司惜其才移
權建州建陽知縣有悍民劫鹽盜民傷而官捕之係其
家得者賞以千緡愈久而不獲鄉落驚擾不安其居公
至以謂盜無大惡見窘而無所容其變益大于是言盜
可釋當縱其母妻使之自陳以從新盜果出悔過相誓
自今勿為惡生祠公言公德不可負未幾丁同安縣太

君居氏憂跣足冒雪霜負土為墓廬居其側中外莫敢干以私手植松栢萬餘本方卜葬有雀三足翔于公前得赤蛇于穴中葬之前一日大雨如注公泣訴于上穹遂霽既封而雨作郡守表于朝詔賜粟帛且旌其孝釋服赴闕權鑄錢務改職方員外郎為撫州通判移淮南發運司勾當公事提舉廣南東西路銀銅坑冶市舶利害轉屯田郎中民以銀銅入官官負其直且數十萬以故廢業公至出積貨滯財之在官者易而償之坑冶復

作課利遂集表乞禀議于朝中道丁中大夫憂哀慼之至如喪同安太君時釋服赴闕句當汴河堤岸未幾知齊州尋移知泗州泗當賔客之會飾廚傳悦往來郡守之先務也公之為郡無志于悦賔客于往來之譽故其于民事也能精而詳考課遂為一路之最被名神宗顧問良久稱其廉能除江西轉運判官既拜命即訪部吏之賢否得令尹者三人下車如其所聞公首以充薦是故江西之士能者勵才而廉者勵節莫不以為公俄移廣

南東路提點刑獄官制行改朝散大夫奏言二廣士人
多貧職田厚薄不一欲等均賜以養其廉戶口丁米遠
近高下有差欲增減立文以考諸縣之課瘴土惡弱士
大夫不利其往十常七八故常闕官難于差注公欲申
其賞以恤生命乳香之貨存額甚衆人憚峻法官鬻不
售欲寬其禁以發滯財銅冶不下數十歲藏日收委塌
官帑官負其直欲權罷收買且用見支之價以償舊欠
運諸滯銅以杜宿姦朝廷行之名權三司度支判官尚

書省成天子選用英才分治曹務除庫部郎中改朝請大夫本部刪定勑令格式公與有力焉上殿奏置揭貼簿以閱天下軍器神宗覽之喜謂如指諸掌移太府寺少卿鈎考財用出入吏無所容其姦覃恩改朝議大夫俄知福州兼本路兵馬鈐轄公方登第時鄉老有夢從者携角數枝至其家夜度曲且言以迓公後果如其說福多浮屠氏居百姓十六七占沃壤收厚利其富非民彥所可擬然而歲之所入不以為衆類託于權要易其

尤富者而居之謂之買院郡守亦自以取謗公至集郡刹而論之寺望人才各以三為等注之文籍遇闕則隨其材望而定之故諸院取捨皆出于公議雖富僧有私意無所私焉下車及期政行訟簡獄吏禀白今聽奏者一二人耳前日多于此且寄縣舍以獄空聞于朝公曰既有聽奏者豈得以為空耶誣上邀譽非予之志也自是僚屬事無小大責實而後告俗多規財為婚不如其欲往往遂誣以非理有經歲追不及數而殘辱其父母

公聞之久矣適有兩造于庭公諭之以義理正之以刑憲親為告諭布憲屬邑民始知恥畏法不敢為是弊改中散大夫赴詔在道除淮南轉運使自淮以南漕輓尤重于諸路歲歉而財之則貸于發運常平二司故所欠尤百餘萬部封之廣屬吏之衆太察則怨少寬則慢使者多務姑息養譽苟度歲月而去公至督促倚辦率用中制百廢具舉元祐六年六月七日得疾卒于山陽之官舍年七十有一明年十一月十七日葬公于黄龍山

先娶陳氏六子長曰叡建州建陽縣丞次曰馭汀州司
理參軍曰及小亡曰極曰帑曰毅皆治儒學二女長適
霸州軍事推官吳擇次適吉州廬陵縣尉韓用章再娶
徐氏一子曰又假承事郎四女長許嫁進士徐敏餘尚
幼公之過事勤慎而精審事無小大預為條目故其處
繁若簡吏無所容其姦公雖尚儉然而買田割俸以給
族人之寠者赴長樂過家上塚與其鄉老族屬置酒相
聚以叙其情則其恩文不至于絕滅公嘗謂裳曰釋中

大夫憂至京一日見王荆公出其所錄天下之才吏指
某之爲某縣有是能爲某縣有是德相與甚厚然而公
之見荆公不甚數亦不能遷合故其用止于此省寺官
類借職事見執政志在于習熟因縁以見知公爲郎卿
時某事當有所禀而後往有進取者諭公以勉嘗數遊
公卿門下公謂予笑曰吾之病也豈敢以勉公邪故嘗
知公尤詳爲之銘曰
公自一邑要人器之稍稍振發天子有之分符而侯持

節而使爲郎于省爲卿于寺皆有能名其榮以義近世風節寖寖衰落勢利在前或窺或摶奔走權要乃祈乃託公獨不然未常數數由公而歸閉門自樂公之取捨終始如此熈寧元豐有此佳士

朝散郭公墓誌銘

元符己卯仲秋之庚寅朝散郎郭逄原字公域終于京師之甘泉坊九月丁卯其孤舉葬開封縣新里鄉張村先塋之側公域之先出汾陽王後高祖葬開封遂爲開

封人生趙爲鄧州團練使趙生守信爲右侍禁守信生
父慶宗初用名臣之後補京兆府文學叅軍文正范公
忠獻韓公薦其材武換授右職至副供備庫使生公域
少年力學自奮旣冠登進士第主泰州成紀縣簿以遠
于親乃求侍養後二年調處州縉雲尉丁其母李氏憂
致哀如禮熙寧初從王文公遊文公器之累辟掌法書
局修三司勑諸司庫務歲計司農寺條例李衛公兵法
元豐勑令格式神宗皇帝由是知名召對便殿詰其所

修要目條對明白奏言李靖軍法此載其大畧耳神而明之實存乎人神宗俞其説特改大理寺丞後進九軍營陣圖被旨按閲既而再對有旨除館職後叅李憲問軍既事沮于言者除知國子監丞修太學窺知将作監丞公事知河南府壽安縣入爲太常寺奉禮郎遷殿中丞官制行換奉議郎進秩承議元豐七年丁其父憂釋服會司馬光執政以爲元豐黨人閒居久之請受監倉遷朝奉郎俄除磁州通判公域素豪邁達官要人皆喜

與之遊是時内相蔣公時以巡轄邉郡致之鎮陽中書張公定武樞密韓公公域至必優游樽俎間論事道舊累日而後去郊恩賜五品服加上輕車都尉遷朝散郎除鎮戎軍通判下車講究禦戎利害之說有如今日之策鎮戎小壘幕掾相習苟簡公域至舉其不職者因之得罪公域博覧强記善爲文章尤長于詩藏書數萬卷得一書不計字多寡必親録而手校之心記其統類及接賓朋以文酒談論如流牽援證據出入百家傳記之

中貫穿今古至于醫卜伎藝樂師瞽夫之法亦無不覽隨問有應惜乎公域素豪于氣不能與人相爲俯仰有犯之者雖權要必折故其仕宦進寸而退尺晚節失志寓窮巷留意佛教訪祖道不飲酒不茹葷屏去聲色一日布巾野服訪予于南第問予釋氏所以談禪其旨安在予瞪目以視之公域悟其旨方將嵩氣致柔稍進乎道柰何其數至矣有文集二十卷古律詩二十卷奏議二十卷藏其家享年六十贈父朝散大夫贈母孝感縣

太君娶蘇氏爲宜芳縣君贈金紫光禄大夫才翁之幼女男二人曰羣以承務郎知解州解縣事衆先卒女三人一許嫁右職葛逌餘亦先卒既叙而銘曰

天下之士多流乎世或以才學睽遠于道或以名位變更其志公自失官留心定慧方悟本來不容私智雖則流落于沒何恙

承事陳君墓誌銘

君諱士傑字伯英高祖避唐季亂自光州趨温陵始爲

晉江人三世有佐佐有錫錫有成之成之有士傑成之治生雄于財益向佛爲善既逝士傑發金十萬作佛事成先君之志弟妹方幼君撫育而訓之婚嫁恩義甚厚生業既富慨然嘆曰有限之生豈可弊于無窮之欲乃舉家事付其弟以恬養性盡日邀賔朋列樽俎笑歌以自適孝友寛厚樂施爲勇爲善事喜道人所長多欣而寡慍鄉黨宗族稱爲長者好儒士率子弟從師友應接惟勤不顧勞費自謂持心如是必有以文學起吾家者

子六人詳評証謨諤諧而詳果擢第察人情曉吏事年少而寛大有老成人之風予有子歸焉弟士俊見友甚篤先亡君如失左右手晝夜撫棺以慟竟以哀感得疾卒于建中靖國元年孟春之六日行年五十有四奉議郎王景純以女妻之再娶其姑之子王氏五女一適縣令梁某二爲尼餘皆處子孫一人崇寧二年三月五日葬于晉江之崙山爲之銘曰

致富而身投閒弗沉于俗好儒而子擢第弗違其欲往

復何恨崙山之腹

夫人陳氏墓誌銘

延平沙陽陳氏有女今為汀州寧化縣主簿俞備之妻宣德郎漳州通判括蒼州泰興縣尉授之母元豐六年仲冬之九日卒于寧化之官舍享年六十卒之夕與其家人飲酒語笑安平如故夜分而寐家人及曉問安夫人已化去矣徹其袵席發其篋笥葬服薦資無所不具家人始知前此數日與我語言悲疑皆其所以付託道

別之意不欲以明告我也明年季冬之朞日歸葬于翔鸞鄉禮賓里古樓山東南之原宣德郎節度掌書記狀其事使來求銘而予慨然歎曰古爲學佛之士以謂無常迅速或以清淨持戒或以超悟傳法類能勞其形骸騁其言說予皆未究其實徐觀其化而已然其脫然以往如委蛻然罕見其人多爲緣類所縈形氣所制爲求速化而不可得或者有能忘累棄制必由疾而後往亦已勞矣是皆内欠于迹者也聞夫人之化豈無愧哉夫

人自少奉佛中年益篤多不茹葷持誦終日無妬忌之心飾妾婦以奉君子與人無忤見善如已所有内外親屬趣或不同皆能和會之得其歡心爲女及婦晨昏之間甘旨之饋盥櫛之奉廚爨之役躬服其勞未常有猒色甘苦休戚相關于姒婦是以主簿與兄其雖少而孤同居共財二十餘年義不可析主簿方爲學時罄所有之資下教其子甚嚴是以主簿與括授相繼登仕夫人若固有者有一女豪右求之郡人曹格家貧而有文夫

人與格而外豪右未幾格登進士第今爲宣德郎知邵武軍光澤縣親故始以格貧爲言後服其識男四人長曰括次曰授次曰振季曰舟振應進士舟偕一女先夫人而卒孫男四人孫女三人嗚呼夫人之所佗者予不得而誌之誌其顯者如是爲之銘曰

夫達于晚節兮榮于少年鄉閭尊之夫人之緣女孝于親閨婦順于夫室族屬樂之夫人之德立德以貽棄緣而歸笑聲既闌酒盃未乾長寐不覺寂然無擾夫人之

道云誰能考

太原居士墓誌銘

昔有王氏務琨由河東來爲長溪令遂不復去六世有文昉諳闗獻萬言除著作佐郎爲蜀中官以其甚遠弗就爲山林計錄書萬餘卷以示厥後七世有粟承志不仕八世有度得祖所録書而讀之天聖中應舉天府不第有子諱膺字天休少而嘆曰吾祖有志而無命安用有涯之生而困于不可必之狥哉壯而攺曰世爲儒家

者流以嗑而廢食可乎遂教其子應中帥族之賢有力者闢齋舍致師友鄉人子弟教無師居無舍者皆得以趨焉熙豐中天子鋭意教育兩促應中爲太學遊應中請以侍疾在側乃曰汝以務學而往固承志也吾死何恨應中之材由是有聞于士大夫間甲子之朔歴年有七十矣聚其族人而告之曰吾生于三月之十七日當復以此月而遊人皆怪其説前期一日詰沐浴具冠帶飭亡具及寢伺明而化居喜施予多寡隨所求或不足

繼則稱貸以應之閭里無醫自窮黄帝書列雷公法具藥劑不擇人而救之則其化也亦其所養之至歟有孫一人南玉幼女歸進士楊臻有甥二人彦國彦强應進士舉乙丑某月葬于山南之北崗使來求銘爲之言曰

日之升矣居還于幽物之作矣君休于常前溪悠悠後山嶷嶷孝思不忘是乃懿嗣

演山集卷三十三

演山集卷三十四

宋 黄裳 撰

墓誌銘

夫人王氏墓誌銘

元豐八年五月某日供備庫副使贈朝請大夫王拱安之女武安軍節度使持節兾州事兾州刺史檢校太師判北京大名府拱辰之孫通直郎知某州某縣平甫之妹杭州餘杭縣尉方烈之妻卒于餘杭之官舍前知其

變遂爲送死之具及其感疾果不復起方十九歲歸少府君至此二十有二年矣華于容介于性孝于姑順于夫元豐庚申太師薦賜冠帔男四人曰先知曰先覺曰先見曰先庚一女先夫人而卒某年月日歸葬于睦州桐廬縣之某山爲之銘曰

姑華髮而康夫朱顏而良子勤于庠婦勤于堂命也何徃桐山之上

滎陽鄭君墓誌銘

鄭氏始有諱元究者自五代時僞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我宋統有天下遂不復仕乃家于尤溪二世而有灝三世而有淑皆舉進士四世有某五世而有愷字和叔預試禮部不貢行年六十來去以壬戌始娶張氏再娶潘氏終娶江氏長嗣汝霖季嗣汝楫皆讀儒書汝霖稍自勤學無好利志長女爲承務郎陳咸妻季女爲處子元豐八年歲次甲子二月之某日汝霖葬君恩敷之鄉以書請曰先君幸有一日之好苟賜一言瘞諸墓

使光于泉壤之下則先君閉目而往矣如是汝霖以爲慰予曰有志于顯其親者豈可辭爲之銘曰

鄉里一舉榮枯之數壬戌一周往來之序樂事未行夕陽已去堂堂其人黄埃千古

夫人葉氏墓誌銘

熈寧巳酉孟夏之朔日湖州歸安少府章君存道莅事之明日入謁郡守夫人葉氏告之以亟歸既歸夫人曰侯君久矣閉目而化享年二十有五後二十年存道貽

書曰來年之春葬葉氏于故里頤得誌銘以瘞焉夫人仙遊人曾祖贈太常少卿祖都官員外郎知耀州事考將仕郎泉州司戶叅軍幼亡其親蓄于嫂及歸念其嫂猶親也葉為閩中大姓夫人謹飭無驕氣雖出中門必以其妾從與其姊卜鄰于錢塘無故不輙造其門時遣人問安否而已夫不在雖族人相過弗敢見也女公事佛蔬食不嫁夫人歸而語諸母曰予以不逮事舅姑為恨幸而有女公可事矣有肉先具齋食以進乃敢食姊

有饋兼爲之具然後致之有肉而已寧置而弗食養甥女猶已子存道喜賔客之餉樽輙先意爲之具無忌妬之行常飾妾婦以進焉死數年後至侍兒聞風而慕之常恨不及事云爲之銘曰

方變即化非愚乃賢子將安歸在人在天令二十年烏知其天葬子故山有情有縁縁也不負情也不牽誰其友之曉烟夜蟾

夫人黄氏墓誌銘

長樂君生四女長裳之姊也爲陳氏子之配歸十六年
而陳氏子亡獨以勤儉訓諸孤指與爲生之路諸孤各
如教遂至于自立裳爲兒時尤見器謂其後必有成相
待甚異裳累舉不第愛信益篤謂汝旦暮當顯于朝知
名于天下慎毋以少抑而懈大事乃請于長樂君使爲京
師遊及裳得第還里喜且悲曰汝得名雖高而吾見
汝益遠後每得書必以不獲相見爲恨裳亦累請郡符
不報别十九年元符庚辰仲春之二十一日遣昱圖像

見裳于京師且貽言曰昱往猶吾之見之也昱去七日而亡春秋六十有九男三而女一長曰淳娶孫氏次曰昱娶楊氏少曰延娶張氏女爲潘氏子之配孫十有九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樽酒笑言生不及欵簫皷還山死不及送嗟以天倫之悲歡奪于世路之利害感忽一世瞻言百載今復何言昔亦安在尋真而歸豈緣于愛

夫人林氏墓誌銘

某年月日林夫人有子象葬夫人于州之西郊吉州推官龔原狀其行來求銘叙言夫人之祖林某世家福州之福清爲殿中丞父某徙居漳南居士施君時號右姓以儒學世其業夫人歸之舅早亡最孝于姑年三十悟生理不足恃誦佛書欲其鄉人爲善語因緣感應事以動之不及人短長食不味衣不華如此四十年元豐五年之十月偶有疾語其家曰人生七十二所得多矣勢數當徃爲吾具棺衾告親舊日次辛未遺言其後惟爲

善爲能立然後沐浴易衣而化男四人長某應進士舉後夫人二年卒次子早卒次某鄉貢進士第一再舉第四皆黜于禮部方夫人疾篤時象猶客京師其家曰象起吾家者也吾之志何恨焉後數年象得疾夢夫人策杖叩其門曰汝起恩且至矣覺而愈隨有經明行修之詔郡守薦象于監司考察而與之明年爲假承務郎次某里居最謹女四人長歸莆田林矩次歸温陵陳況皆爲主簿次持齋不嫁次歸鄉貢進士李耕耕亡再歸鄭

其銘曰

有悟而早有修而老其疾不耄不亿不墮象于朋遊趨義也果夫人之言豈欺于我未葬而雨象憂弗荷茗盌十一致誠以告六爲甘露得日杲杲事既雨復黙窺洪造豈非夫人作徳之報

承事林君墓誌銘

林氏始有諱達者在仙遊民籍中達而上不得其詳達生桀桀生晟晟生輝皆不仕輝字徳夫少好學喜功名

晟語之曰苟竊利名而仕焉不能事道不仁也有地數畆足以度生不能自樂徒爲有國者所覊不知也輝遂不復應舉有子七人男四而女三齔然而有敃曰數畆之地耕且養足矣今子數人不能各使有事何以卒歲謂長子豫曰若俊爽磊落可以爲士謂次子巽曰若勤儉鄙朴可以爲農謂中孚與解曰可以從豫而學中孚先公七月而卒豫二十四登第三十三陞朝丙寅之秋用明堂恩封君承事郎妻封壽昌縣君長女適進士余

持次適進士陳環中季未笄元祐丁卯之朞日輝卒于其家享年六十有二君爲人不事小節常教豫曰當以六經爲宗諸子百家博雜而無統欲鑒古今之治亂第求其始末然而是非得失須折衷于六經不然則雜家者流耳徒費聰明博記誦豈能爲汝賢行哉其從事也有益于已而害人弗可爲也有益于人而害物弗可爲也其從仕也所守者義所奉者法得喪窮通有命存焉苟容曲從求用于世弗可爲也其從政也以公處心以

恕接物隨時之輕重小大而應之縱喜怒挾私曲剛而猛柔而懦弗可爲也甞教巽曰士農工商先王以處民才雖然貴賤不同而所以爲生一也謹天時飭地利然後有以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和夫婦信朋友汝之務也故豫之才有聞于仕途巽之智有成于家事餘尚有待焉以其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爲之銘曰

數子之學或庠或畆孰假以生卓犖者豫行且驤矣有雷有雨高原一垅長松千古

河南方君墓誌銘

君諱壽字祖仁睦州桐廬人唐方干之後曾祖延昌祖輯不仕祖以父載任比部員外郎累贈尚書工部侍郎比部娶繆氏爲長安縣君長子烈任越州觀察推官君其次也皇祐中宰長江禱于街穹之祠得君風骨清俊才性明敏未冠已能屬文治平中試取國子生優等丁父憂居喪盡禮服除三預鄉貢不第哲宗皇帝視學以獻其文甚工執政從官稱之還里會朝旨舉經行鄉老

士廢以君備舉適用數足不行公議以爲恨紹聖三年二月某日以疾卒于家行四十有七年娶朝奉大夫王中敏女男二人長先甲次先意女二人歸承議郎發運司句當公事黄瑜爲仙源縣君次尚在室元符三年四月某日葬于圓通寺塢君性雖剛而喜奬進後學及其卒類爲之悲有禮解未成書家存其遺稾方外之士有徐神公者能道人平生事時祖父爲泰興令祖仁從焉見神公公輙拜之祖仁意其必以我貴故拜遽問成名

之年公曰令改官君即登第君登第令即改官祖仁以爲登第必與祖文改官同歲後祖文十薦卒不改官祖仁三貢卒不登第今皆亡常謂世事與人相爲存亡必待葢棺始定志氣類爲身事所困區區白首葬于原壠而莫之悟已可悲者嗚呼祖仁兄弟首未及白青青之松環列其墓矣此尤可悲者也既葬之十年裳之官過其墓惜其才悼其不幸而哭之故爲之誌云

法曹俞君墓誌

延平之有俞氏莫知其所由來始有諱懐志者來居沙陽懐志生守瑩守瑩生繼倫繼倫生偁字幾甫自繼倫而上不仕幾甫少聰慧七歲日誦數千言長不事産業遊學交當世名士爲人寛厚有執喜賔客與人交交無貴賤小大皆爲之盡禮犯而不校御僮僕有過以理諭之不輙加怒事繼母孝欽盎篤善慮事其始若甚迂卒如其説有風鑑徃徃道中人貴賤友愛其弟同居共財二十餘年上下無閒言義不可析或者窮困疾苦見輙

賙之族黨朋舊閭尤致其厚意家始雄于財爲仁而乏終不以爲恨皇祐五年爲鄉舉首下第熈寧中獻策數十篇言當世利害不報元豐六年以特奏名爲河南府助教調汀州寧化縣主簿其宰喜爲淫刑民不便之君力爲之諷止常賴其德貧民以賦不輸被囚者數百惻然代輸而出之歲餘沿檄權監福州車盂場場在深山之中去州縣二百餘里私鑄之民相聚爲盜吏民無敢呵者君爲方略去之商旅坑户稍稍來歸寶貨發露場

用以興末期汀守薦君明法守正復爲本州司法叅軍
有强其子之婦者怒而殺之及其前夫之二女法子當
緣坐郡吏皆欲按法而刑之君議以謂殺其身不足以
償其罪也及其愛子以累其心此法之所以有緣坐令
婦見殺則父之愛何在更以其身緣坐非法之本意于
是州以疑奏其子遂免官吏市鹽例不之務中而市于
倉以務中有常數而倉之數可以過取也君以爲不義于
公且慮掇其怒市鹽而倍給之皆愧而弗至月餘以疾

終于官享數五十有七長子括爲宣德郎通判漳州次子授爲泰州泰興縣尉次振應進士舉次舟尚㓜女歸曹格爲承議郎簽判興化軍前君數年而卒孫男四人孫女三人余于幾甫最知其爲人未得官時常與之遊文酒之間歌笑自若不爲生事所役磊落大度絕無鄙狹流俗之態故其從仕雖未甚久已稍有可觀者代輸出囚市鹽而給僚吏雖難爲繼然而輕物而重仁義使流俗有所激亦可尚也

照覺禪師行狀

師延平尤溪人也施氏子家于廬村爲兒童時禮郡僧文兆爲師名常總及弱冠試經得度牒受具戒遂之江南衡湘間歴叅名山長老及遊黄龍見南禪師乃大悟慧行並至起用有體故其機鋒出没萬變泛應周給不見其涯岸當時名儒要官與之語世事皆言深知治體旁達吏方其言落落可聽使之入仕往往澤加于民大抵論道之歸與吾聖人無以異常謂釋氏之學或不

能自通于孔子儒者或至于棄其師而學之不能以心會
佛及其弊也此吾教所以見排于世歟熈寧三年豫章守
始得以爲沩潭長老堂殿弊壞廢去而新之更十年始
大就聚徒數百衣上常有異光衆見之輙拜其光不可
匿而師且恐惑衆乃穴地以瘞之元祐三年神宗詔東
林爲禪寺選大士爲之主九江守李君昭遠豫章守王
公韶僉言非師不足以度衆禮命交至而師遁走五百
餘里求者相繼不得已如其請乃作法施之會開演微

容敷錫于有衆而衆言曰念師大悲究竟惟我從師大
慈何爲棄我爲言曰一切衆生具一切佛性譬如天地
無所損益故泐潭我昔往時及吾去東林吾昔未至及
吾今往其地有損益者不日無所損益然則爾性亦無
所損益是吾來亦無所從來吾去亦無所從去是一切
佛及一切衆生亦如是説是時百千衆咸發菩提心無
所從棄然而師亦宣得不往哉惠遠法師有遺記云七
百年後當有肉身大士改剏茲地則師之來盖應世耳

師至爲之易其基址變其制度垂一紀未始一日休役

元豐癸亥神宗詔師住持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師三至

而三辭二事之詳見于興隆記中聰明泉得號于惠遠

法師大旱不涸自師聞詔而竭及如其請而溢六月防

禦李傒端慤奏賜紫衣明年仲夏奏號廣惠大師晉植

巨杉二本有禁毋伐元祐二年將新神運殿適乏柱材

師有意焉一夕大風雷拔二木如將以遺師尤爲徐王

所知四年朝廷方設金禁計未有以飾佛像而太皇太

后特旨賜金萬箔由是大像妙具粧嚴越秋七月王復
上章言師禪學道行出乎其類東南緇侶向慕依歸宜
有以表之遂賜照覺禪師七年仲夏一日顧爲主事曰
虛飾身後無益之事非老僧之志也然而諸子誰肯持
吾形骨棄之曠野必勞常住不若吾自爲之遂出囊中
物令造龕結塔九月壬子謂侍者曰吾去佗三日矣甲
寅之旦名主事付院務及午而浴更衣坐方丈命紙筆
書偈言授遺書令侍者鳴鼓曉衆趨方丈而歸已端

然化矣壽六十七越十月八日厝于石塔在寺之東西北隅素衣而號者千人送者萬人泐潭東林語錄偈頌巳行于世師常告其徒曰行解相應之謂祖自非超悟之士必向三根椽下潔巳虛心收視返聽體究大事俄而有見則如醉者醒寐者覺豈不快哉故其學者不敢有事于空言皆能返求諸巳遂見性嗣法弟子百人皆寓名山演法度門弟子二十三人壬申之春侍者祖瑺謂裳知師之詳來京師求予文刻諸石于是乎書

演山集卷三十四

演山集卷三十五

宋 黄裳 撰

雜文

三清殿工梁文

三天大號訓存青簡之文九士高真識在琴珉之刻興隆道教許自壬辰振發于山言歸乙未遺真經於光智況寳藏以積金固宜人事之攸同實惟天意之所在其麗三官之寓處以嚴八郡之瞻依相彼仙峰考兹真宇

表衆材而取正舉修梁而建中漸引興雲之龍上征天漢俄垂飲海之蝀下瞰人寰網紀既張栟櫋遂立駿榦旋之雷動將疑華彩之翬飛庶寧天工之莫尊四民有賴願祝域中之最大萬壽無疆潛致其誠顯揚以頌

抛梁東三天宮殿跨垂虹遥望玉輳來為物混元長是作東風萬靈歌舞太和中

抛梁南三分為九一分三想見仙峰從此後紛紛鸞鶴去朝叅不知人世與誰談

抛梁西太平君子告成時八景王輿行且到此行惟有九仙知祥光隱顯在雲霓

抛梁北寶藏初成金一積此中無物更何求讖言誰是于山客九天新起三天宅

抛梁上世間得見虚空相道無遠邇在人心一篆天香誰注想千葉蓮花端妙像

抛梁下三寶丈人千億化當須分住九仙峰神龍五色看看駕欲去迎隨心已捨

抛梁中君王扶教常論功萬壽無疆何所自客傳真一
下三宫仙源流演更無窮
伏願上梁以往眷眷三天之降鑒熙熙四國之蒙休聖
神萬年長屬百福致力之衆助緣之人遂結妙因悉承
嘉貺仰冀道念俯從世緣

謁謝先聖文

有志於學無志於仕則其仕也爲道先聖之所與有志
於仕無志於學則其仕也爲利先聖之所惡戾其所與

犯其所惡其謁謝也在所不見其薦享也在所不受而今裳等幸而登科以赴聖王之器使不敢不相與爲行義者則今日之禮非敢以爲文焉伏惟尚饗

謁謝先師文

世之學者師公之不遷怒則得情之和師公之不貳過則得性之正師公之無伐則進巳之善師公之不校則忘人之惡師公之不改其樂則能不爲貧所累堅忍成就弗爲小人以至今日見録於仕版則裳等之來以公

之賜不可忘也伏惟尚饗

勸農文

政和三年予被天子之命來守玆土職在勸農視事乎後四月未之及也今玆秋斂晚種適丁是時出見吾農於郊環立而語之曰夫天有時物資之以生地有利人資之以養必俟吾農出力深耕易耨均秧散穀然後天不愛其時而雷爲之震動雨爲之滋養地不愛其利有實其積可以貽子孫有飶其香可以畀祖妣然而苟非吾

農之効其力天時亦莫能發用地利亦莫能致養夫農
之為功如是之大也汝等其勉之樂生於憂逸本於勤
土神有靈祈報不可廢禮田主有恩取與不可忘義一
時能勤乃得一歲之逸片善果修遂享終身之報自今
而後宜佩吾言以計汝生不忘也

傳神真讚

不可探測心虛之神不可壞滅性空之真不與貌醜好
不與形老少彼奚傳此奚讚此形與貌所在真與神彼

所以得傳我所以得讚

曹子真讚

有德於陰以遺乃孫有氣於陽以資乃生非陰非陽不枯不榮强名曰神妄傳曰真彼乎此乎孝思之仁

靈一示予所傳之神求予讚文因書神真寓言

奉贈

恍惚有神杳冥有真著為貌象發為形聲坐者斂容而正色畫者含毫而運思天機寂然而弗動人意淵兮而

莫測或向䊀元翁曰卷中之人譬猶禪中之士謂之同也可乎䊀元曰寂然弗動淵兮莫測蓋似之矣正色而歛容含毫而運思談禪者之初機也向道者之末見也釋氏接引學人之遊戲者也謂之同可也靈一從道之士黠聰明墮支體務内遊不務外觀固其所知而傳神真以為遊戲焉不害其為道若夫恍惚之神杳冥之真非會而為道乃出而為形面目之間悉為畫工所得卒不能忘安得以為同道家之學自夫歛容正色而悟焉

由此而入坐忘而還無坐進而歸真太沖莫朕德機不發當使畫工之尤李咸無得而相以至自失而走不然吾恐日月之改化春秋之變遷方盛而俄衰方少而遽老方存而忽化卷中之人與塵俱盡其誰尸之哉然則世之人徒寫神真不知有反本之說故予緣或者之問輒資以為說亦足以發焉乃書以贈靈一

書顔魯公遺帖後

予觀顔魯公乞米及醋二帖知其不以貧為愧故能守

道雖犯難不可屈剛正之氣發於誠心與其字體無以異也然元翁題

書墨竹畫卷後

終日運思章之以五色作妖麗態度易為美好然而過目而意盡焉以單毫飲水墨形見渭川一枝遂能使人知有歲寒之意不畏霜雪之色灑落之趣此豈俗士賤工所能為哉

書子虛詩集後

或言陶潛之詩古淡有味必能不為諸家之體然後可及非至論也人固有識高而才短者其勢易為古淡才高而識短者其勢易為豪華夫能用其所長處其所易已足以為智者有才識兼至而學為古今體者趣古淡則為陶潛趣飄逸則為李白杜牧何可以為常哉夫詩之為道要在吟詠情性發於自然乃得至樂有意於是體牽合而後為之不亦有傷於性乎非詩之至也余觀子虛之詩往往走筆立就華淡無常將名其體終疑而

置之斯亦善鳴其情性者歟

書渤海郡王孫戡傳後

戡出渤海郡王之七世無王孫態少好學有志節寒惟炙薪明六經聦使就試禮部寧隱陽羨里兩造之民不之官即戡以辨皆得其理而去公正為人所尚名利不可易是豈世累之所能留者耶當在真人之列莫之知焉

書房玄齡傳後

予覽房玄齡傳得太宗兩事掩卷而嘆曰真聖王也兩事治體之所資天下是非安危之所係宰相未之喻焉太宗已知之矣玄齡為僕射乃謂之曰僕射當廣朕耳目訪賢才聞日閱訟牒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勑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正類周官大事則從其長之意天子之務在乎一相有其人則百官萬事適所任太宗之論僕射不亦要乎天下初定遽以創業守文之難詢之房魏以謂房見創業之難魏見守文之難創業之難既

已往矣守文之難當與公等慎之守文之難太宗既知之矣為子孫計不亦遠乎子孫出其後富有天下貴為天子鮮究其所自持凶器涉危事出入不顧萬有一生之地自以為當然捨我而孰得作乂既久持盈已怠逸樂不悟而驕侈之心生奢縱不戒而維持之法壞廢弛不修而危亂之事作姦偽之黨從而乘之不可救矣若夫持盈不逸之君子莫能肆焉天命之所付畀亦猶創業之主歷數所歸戰必勝攻必克一舉而有天下無難

易馬太宗之論人事而已不可以不戒也況得玄齡之為相任其大者貞觀之間有是髙明之主以德表正而下之長屬欲歆其影而應之不可得也想見其時主相一體政令一門義之公不納私謁仁之靜不啓邪妤賢不肖兩途清濁殊品朝廷清明天地安靜考其所自豈偶然哉柳芳論玄齡不吝權不言功成英衛之能遂王魏之直而史論玄齡講法處令務從寛平不欲一物失所聞人善若己有之不以己長望人雖卑賤皆得盡其

能取人不求備自非物我兩忘而出乎道從眞列中來其誰能與乎此哉

書長公指要詩後

予悟此旨久矣不生不死出乎生死之中自古先聖未有捨此而能得道者也逆而入混而成非獨而為孤陰非偏而為寡陽顛倒五行浮沉兩物陰陽之中者也內以神眞會成其體外以精氣助致其用及得長公指要而讀之豈欺我哉長公方外之有道者也出入明晦來

去自若有待而後往莫之知焉惟予之所知茍得其幾遂登先聖之列失之必墮於愚衆世之人安得而知之故書其詩後

書太原王子命書後

宣和已亥紫陽公與門人王生書為言辛丑壬寅歲事及生自越至揚累累有應因詢紫陽公之所以知者其神知之乎其術知之乎生云其神知之非愚之所及也見其推究斗下衆星度數考合人生日時氣候以言貴

賤禍福之故蓋常如視此則以術論吾真友者也南京太原仲先作予命書其術亦然出於河圖歴數謂其祖昔者往貳成都府政邂逅斗牛先生授以出世未幾遂解而去歴數乃其所授故得其傳夫數之本自天而下降二十八宿十有二卦布乎周天猶輪然人生於其下皆圄其數中生死貴賤盛衰休戚其孰能違之哉第鮮有得之者得之則出乎其類矣然而紫陽公斗牛先生豈世之人哉或遇之可也世世之術者以理而言貴賤以

意而競長短常失者多幸中者少天之數弗與故也豈足怪哉乃書其後以示其術之所自出焉

書自然子書後

嘗謂道家之徒弊於說氣儒家之徒弊於說理釋氏之徒弊於說性其徒後世之學三家者也三家之聖所以立道皆出於一本其徒自其承學淺末應萬不同而分之然而儒家者流多自執中以為守經形而上者類不立言稍入高遠往往相告而詆之謂非聖人之所教是

不然也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以其怪且亂也能通三極之道而為之教乃眞儒者其孰能至於此哉故予之為書泛觀而旁採有可述者皆其是非有理取舍有義本於自然之道乃出於筆削為之論議庶補後學之萬一愚之志也非溺於博者也故明於自然子書後

書李太白對月詩後

人惟不足所以有聲始求其言尤生於不足使然而使者也及俄而舞乃出於不知自然而然者也泯三不足

混一不知入乎大德而為一樂不亦至乎謫仙之歌未甞不繼以舞世俗之見以為太白牽於縱逸之才思而已此知謫仙之小者也故明於詩後

書樂章集後

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熹祐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是時予方為兒猶想見其風俗歡聲和氣洋溢道路之間動植咸若令人歌柳詞聞其聲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有感嗚呼太平氣象柳

能一寫於樂章所謂詞人盛世之黼藻豈可廢耶

書張茂先傳後

予讀茂先傳至於倫秀使來有請於張公共正朝廷以為霸事予云當此之時有是一幾而公不悟以云荅之有敵於博輿為茂先計權往與之議當會諸鎮以釋其疑諸鎮既至密得以語倫秀自當縮手袖間焉能為邪然則張公非特除去倫秀之惡遂以扶危而免貳心之禍不然惟以忠義不惜一死以示萬世臣子之戒姑行

其志而已以視留侯之躡高祖頓悟韓信之邪心果安
漢室亦有間哉

演山集卷三十五